

吴应箕研究

章建文 著

安徽大学出版社

吴应箕研究

章建文著

安徽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吴应箕研究 / 章建文著 .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9.6

ISBN 978 - 7 - 81110 - 592 - 6

I . 吴... II . 章... III . 吴应箕(1594 ~ 1645)
—人物研究 IV .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87121 号

吴应箕研究

章建文 著

出版发行	安徽大学出版社 (合肥市肥西路 3 号 邮编 230039)	经 销 新华书店
联系电话	0551 - 5107716 0551 - 5106428	印 刷 合肥创新印务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李镜平	开 本 710 × 1000 1/16
特约编辑	胡齐双	印 张 14.5
封面设计	孟献辉	字 数 268 千
		版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81110 - 592 - 6

定价: 28.00 元

如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序

建文送来《吴应箕研究》书稿，请我作序，我很高兴。

建文1991年从安徽师大中文系毕业后，被分配到中专学校任教。2002年学校并入池州学院，他就成了秘书专业的授课教师。2004年考入安徽师大中国诗学中心，在职攻读硕士学位，在获得学位后才开始教授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建文能迅速转换角色，确定研究方向，潜心钻研，并发表了许多高质量的成果，现在又将出版专著，实属不易。

他在书稿中写道：“复社上承东林经世济民思想之精髓，下为遗民铸造以爱国为核心的忠孝精神之典范，代表了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是明清之际思想发展史上至关重要的一环。”的确，复社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近年来，学界已开始关注，但从文学上来进行研究还十分不够，特别是对复社领袖的研究还没能很好地展开。

可喜的是，建文最近几年从事了这方面的研究，他的《吴应箕研究》是国内首部研究吴应箕的专著，具有开拓性的学术价值。

复社之所以能有那么多士子参与，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复社操持了当时选政，从这个意义说，复社的思想就是藉此来进行整合与传播的。

然而以复社名义选刊的《国表》五集均已散佚，所以要研究复社思想就很自然地要从复社领袖与选文名家入手。吴应箕是复社领袖之一，是社中的选文名家，参与《国表》一集、二集的选刊，又独立主持《国表》后三集的选刊。对这样一个对象进行研究，意义也就不言而喻了。

《吴应箕研究》分为上下两篇。上篇论述吴应箕的文学思想，思路清晰，论述详密，其中有不少精到之处。如“性情”诗论已有不少学者论述过，但作者从性情之真、性情之正、性情之美和性情之变四个方面展开论述，以“朴”来绾合，这不仅揭示了吴应箕性情诗论所具有的在整合中超越的特点，而且以几个诗论范畴为落脚点展开阐述，揭示了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论述圆融，一定程度上可视为性情诗论研究的突破。又如关于“理体”说的论述，虽参照了桐城派的研究成果，但能对其中的核心范畴辨析入微，有效地支撑了对吴应箕理论框架的阐述。下篇考索了《楼山堂集》的版本流变，搜集了吴应箕的佚作，编纂了吴应箕年谱。该篇材料搜罗之广泛，文献来源之清楚，内容之翔实，可以看出作者所花之心力和所有之功力。这一部分也会随着该书的出版惠及学界，进一步推动对吴应箕和其他复社名流的研究。

通观全书，该书具有广泛而坚实的研究及文献基础，理论依据充分，引证翔实、可靠，分析、提炼和论证的方法合理、准确而清晰，其结论令人信服。然而也有美中不足之处，作者没有将吴应箕的诗文创作纳入书中，但瑕不掩瑜，我期待着建文将来能在这方面作进一步的研究。

是为序。

方锡球

2009年3月8日

目 录

上篇 吴应箕的文学思想

序	方锡球
引言	1
第一章 吴应箕的人生观	15
一、吴应箕的价值观	15
二、吴应箕的立言观	20
三、吴应箕的气节观	22
四、吴应箕的人生观对其文学观的影响	23
第二章 吴应箕的文学经世论	25
一、责任观	25
二、文道观	28
三、品格观	31
第三章 吴应箕的文学史观	34
一、吴应箕的历史观对其文学史观的影响	34

二、吴应箕的文学发展观	36
三、吴应箕的文学继承观	41
第四章 吴应箕的“理体”说	46
一、“理体”说的理论基石——“理”、“体”	46
二、“理体”说的张力之源——“气”	53
三、“理体”说的审美理想——“清洁”	59
四、吴应箕对七子派、唐宋派的继承与发展	66
第五章 吴应箕的性情观	69
一、性情之变	69
二、性情之真	73
三、性情之正	77
四、性情之美	80
第六章 吴应箕文学思想的影响	85
一、吴应箕与明末清初师法唐宋的思潮	85
二、吴应箕与皖江文化	88
三、吴应箕与陈维崧	101
小 结	104

下篇 版本 辑佚 年谱

一、《楼山堂集》的刻印及其影响	106
二、吴应箕佚诗佚文辑录及考释	112
三、吴应箕年谱	120

附录

吴应箕文论辑录	206
一、复杨维节国博书	206
二、答陈定生书	206
三、八大家文选序	207
四、陈百史古文序	208
五、吴文咸集序	208
六、梅惠连稿序	209
七、顾子凝制义序	209
八、崇祯丁丑房牍序	210
九、历朝科牍序	211
十、与刘舆父论古文诗赋书	212
十一、与沈眉生论诗文书	213
十二、卷园诗序	214
十三、杨学博诗序	214
十四、曾学博诗序	215
十五、池阳郡邸分韵序	215
十六、存朴斋诗序	216
十七、李丞诗序	216
十八、与周仲驭书	217
十九、与周仲驭	218
二十、偶作两绝句	218
主要参考文献	219
后记	223

吴应箕的文学思想

引言

一、多重角色的吴应箕

吴应箕，始字风之，后更字次尾，号楼山。万历二十二年（1594）九月十一日出生于南直隶贵池县兴孝乡高田（今安徽省池州市石台县大演乡高田），明亡后，举兵抗清，兵败被俘，于顺治二年（1645）十月不屈而死。死后私谥文烈先生。^①乾隆四十一年（1776），朝廷追谥忠节。^②

吴应箕是明末著名社会活动家、文学家、复社领袖和抗清英雄，与刘城合称“贵池二妙”，是当时著名的文士、斗士、战士、义士，其气节与才学深为时人与后人敬重。“楼山先生文章在韩欧之上，忠孝在文陆之间”。^③沈乔生在《楼山堂遗诗小引》中更是充满敬意地称颂：“先生真离富贵贫贱生死外，独存天地正气者，要而论之，固百世师，岂仅称节义文章为一代完人也哉！”^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明末称复社五秀才，应箕为首。其克全晚节，尤不愧完人。”陈元珖的《题明人集·吴次尾》作出了全面的评价：“齐山精宿孕奇英，复社巾箱有盛名。护善狱

① 郎遂：《与李源常孝廉小饮杏花村》作者注，见《杏花村志》卷五，康熙乙丑刻本。

② 夏燮：《忠节吴次尾先生年谱》附《遗事》，见《续修四库全书》第55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80页。

③ 王仕云：《楼山堂遗诗题词》，见《楼山堂遗文》卷末。

④ 沈乔生：《楼山堂遗诗小引》，见《楼山堂遗文》卷首。

中冤吐气，揭奸榜上逆销声。伤心直北巢逋寇，泪眼江南举义兵。余事文章足千古，简编风雨剑纵横。”^①吴应箕一生著述甚丰，著有《国朝记事本末》、《东林本末》、《熹朝忠节传》、《留都见闻录》、《读书鉴》、《读书种子》、《复社姓氏录》、《友鉴录》、《续觚不觚录》、《宋史》、《盛事集》、《读书止观录》等，然而他“下笔数千言，文不加点，亦无副稿，故多散佚。其有存者悉罹兵燹”，^②“当路大臣又曾上露布，著以殷顽之目，以此见者皆以为讳，甚至其片言只字毁灭之恐后”，^③致使其思想只能以传而不彰的方式存在。今传有诗文集《楼山堂集》二十七卷、遗文六卷、遗诗一卷。

（一）作为文人的吴应箕

文人是吴应箕最基本的角色。作为文人，吴应箕也和当时的其他文人一样，走的是读书会友、科举仕进之路。正如他自己所说，“士之进取者，诚舍科举无由矣”，“非文即从科举进无由”。^④

吴应箕“家习故儒”。^⑤他自己也说：“予家世虽多儒而鲜藏书，童时则亡兄元枢购书数厨，以左史诸书使予读之，见予辄能晓书中之意则大喜。”^⑥其家学尊经重史可得而知。他又说：“少贫贱，家方落……少无师友，先生（注：李首川）教之，授以作文之法”，^⑦“少即猎治诗古文词，时时口称李何王李也”，^⑧可见其文学从前后七子入手。他家住当时的徽道之旁，成名后又“教授于新安”，^⑨自然沐浴着新安理学之风。同时，贵池源头李氏家族中李呈祥（字时龙）为王阳明（1472~1528）弟子。^⑩作为李氏族人，李首川自然会受心学之影响。还有吴应箕不但与丁旦之孙丁煜、丁燿、丁耀交游（《光绪贵池县志》卷二十六《人物志》载：丁旦，字惟寅，贵池人。闻同里李呈祥贤，即事师之。学成以后，又从邹守益、王畿、钱德

① 陈元珖：《题明人集·吴次尾》，见顾廷龙《清代殊卷集成（379）》，台湾成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336页。

② 陈维崧：《〈读书止观录〉书后》，见吴应箕《读书止观录》，黄山书社1985年版，第56页。

③ 侯方域：《楼山堂集序》，见《楼山堂集》卷首。

④ 《宾王集序》，《楼山堂遗文》卷五。

⑤ 刘城：《吴次尾先生传》，《峰桐文集》卷十，贵池先哲遗书本。

⑥ 《里中藏书记》，《楼山堂遗文》卷三。

⑦ 《祭外舅李先生文》，《楼山堂集》卷十九；刘城《峰桐文集》卷十《李憲传》有云：“李为邑著姓，憲父得春明经（注：李得春，号首川），有儒行，生三子，憲其仲也。……当明经公拜学官（注：海州学博）道卒，弟勰侍行，兄憲（注：李源常）往迎丧，憲留奉母。”

⑧ 刘城：《吴次尾先生传》，《峰桐文集》卷十，贵池先哲遗书本。

⑨ 《里中藏书记》，《楼山堂遗文》卷三。

⑩ 万斯同：《王氏学派》，《儒林宗派》卷十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洪、欧阳德等人学习，私淑王阳明。子绍轼，字文远，谥文恪，官居尚书兼大学士，著有《丁文远集》和《丁文远外集》，热衷家乡的公益事业），还与以沈寿民为代表的宣城诸子交往密切，而宣城在晚明以心学闻名，沈寿民曾祖父沈宠即是阳明学者，这些都使吴应箕免不了要受心学之影响。此外，吴应箕常“高言指斥，辞气涌射，屈一座之人，人指目为狂生”，^①与心学泰州学派有相通之处。他还说：“尝遍观朱程之说及近世所尊阳明、近溪诸书。”^②多种知识与思想的积累为他对明代文学思想资源进行反思与整合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万历三十七年（1609），吴应箕始应童子试于南直隶句容，不售而归。万历四十一年，应池阳郡台试，补博士弟子。万历四十三年，始至金陵赴南都试，未入场而归。万历四十六年，又至金陵应试，但榜揭不第，归而益厉志于学。此后七试南都，均不售。崇祯十四年（1641），入太学。崇祯十五年，应试南都，榜揭置副榜，同榜中不少为当时名士，如侯岐曾、李雯、宋征舆、夏仲文等。^③

科场虽然失意，但是文名甚著。万历四十四年（1616），吴应箕“以文谒奉常孝可先生，^④奉常见而称绝，私谓所亲某当为邑中独超”。^⑤天启六年（1626）冬，“为舍亲王乾纯（《乾隆贵池县志》载：王建和，字乾纯，贵池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授龙泉知县，后迁汝宁守）授馆”。^⑥后来又有刘城之子刘廷鑑、内弟李慤、内侄李时、族弟吴山宾、陈定生之子陈维崧等从其游，陈名夏也与其“居师友之间”。^⑦在当时，吴应箕以史论与策论闻名于世，张自烈说其“自诗书序传记外，尤长于策论。策论自立一家，类足以整乱匡治”。^⑧然而更能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他是当时的选文名家。崇祯三年（1630），开始删选程墨。刘城《峰桐文集》卷三《癸酉程墨选序》云：“往者岁在庚午，次尾、昆铜有程墨之选，余为序之。”实际上，在复社成立（1629）之前，吴应箕就有“文选”行于世（参见后文所引《复社纪

^① 吴应箕：《留都见闻录·科举》，见《秋浦双忠录》，贵池先哲遗书本。

^② 《与程子尚论性书》，《楼山堂集》卷十五。

^③ 夏燮：《忠节吴次尾先生年谱》“崇祯十五年壬午先生四十九岁”条，见《续修四库全书》第55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73页。

^④ 《乾隆贵池县志》载：罗尚忠，字孝可，青阳人，万历中进士，授浙江平湖知县，后迁太常寺少卿。

^⑤ 《罗季先制艺序》，《楼山堂遗文》卷二。

^⑥ 《上龚按台书》，《楼山堂遗文》卷五。

^⑦ 陈名夏：《楼山堂集序》，见《楼山堂集》卷首。

^⑧ 张自烈：《楼山堂集序》，见《楼山堂集》卷首。

略》)。1633年,张溥劝其删选科牍。^① 1634年开始删选房牍,名始大噪。^② 弟子刘廷銮说:“先生以制艺矜式天下,士大夫之诵习剽窃,掇魏科高第者累累。”^③ 刘城说:“所点经义,天下士子诵习之,故称次尾先生甚著。”^④ 黄宗羲说:“复社《国表四集》为其所选,故声价愈高。尝于西湖舟中,赞房书罗炌之文,次日杭人无不买之。坊人应手不给,即时重刻,其为人所重如此。”^⑤ 查继佐说:“有所定点古今书,后学得其笔墨,引以为重。”^⑥ 不仅士子将其科牍“奉之为珪璧指南”,那些入选者也引之为荣,“贵于凌高梯而被丹黻”。^⑦ 甚而陈孝威致信吴应箕说:“足下主盟坛坫,须当痛惩流弊,克己求物,不以所能愧人,不以所不能憎人,则于世道名教,关系不浅。”^⑧ 足见其文名之著,影响之大。

从其作品看,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二个时期以1626年秋至1627年中州之游为界,前期的生活比较简单,主要是读书、应考、交游,虽也有《吊忠赋》一类颂扬名节的作品,但大多数作品是描写自然风光和抒发壮志未酬之慨,如《吁嗟行》、《昭君怨》、《湖心亭立秋》、《有感》、《立秋》、《婆护歌》、《邸中坐雨寄刘子湖心寺》、《杉山寺》、《杜湖》、《乔啬曲》、《秃笔赋》、《丁太史亭成》、《卖榴者说》、《陶家山眺城外山水》等。这次的中州之游,他看到了“真阳郭外数十里所见事言之,令人酸楚。……四十里中一望皆黄茅白草”,^⑨ 田地荒芜,民不聊生,与江南有较大的差距。这对吴应箕的触动是深刻的,再加上他几次应试的落榜和1627年崇祯帝继位等重大政治事件,激发了他内心所具有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引发了他对社会的思考。之后,他参加的社会活动更为广泛,也更为频繁,并逐渐成为当时著名的社会活动家。这一时期,他虽然写了大量文人之间的应酬唱和之作,但是也写了一些不同于前期的作品。这些作品不仅反映社会的面貌广阔得多,对社会问题的思考也要深入得多,如《渡江》、《苏州行》、《敌台行》、《练乡勇》、《食土行》、《耕田苦》、《大旱歌》、《苦热行》、《悲安庆》、《诵经行》、《南都社集》、《何以》、

① 《崇祯癸酉科牍序》,《楼山堂遗文》卷四。

② 《崇祯丁丑房牍序》,《楼山堂集》卷十七。

③ 见《楼山堂集》卷首。

④ 刘城:《吴次尾先生传》,《峰桐文集》卷十,责池先哲遗书本。

⑤ 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57页。

⑥ 查继佐:《诸生吴子传》,《国寿录》卷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9页。

⑦ 陈肇曾:《吴楼山先生遗集序》,见《楼山堂遗文》卷首;崇祯元年,张溥、张采等十人结燕台十子之盟,后与盟者至20余人,陈肇曾位列其中。

⑧ 陈孝威:《与吴次尾》,《壶山集》卷三,见《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072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31页。

⑨ 《真阳驿与汝宁守王乾纯先生书》,《楼山堂集》卷十四。

《和周仲驭十四哀》、《春兴八首》、《之子》、《和州》等。他还写了大量的史书、史论、策论和政论，如崇祯四年（1631）的《江南弭盗贼议》、《江南平物价议》，崇祯九年（1636）的《拟进策》（10篇）、《兵事策》（10篇）和《时务策》（7篇），为统治者出谋划策。在与其他文人交往过程中写了大量的书序，特别是删选时文时写的序，阐述了他的文学思想。刘城在《丙丁诗序》中就说：“次尾诗先有刻者，不尽此，此其丙丁（1636～1637）间作。然次尾论诗之旨亦近日始著。”^①陈肇曾又说：“秋浦吴次尾先生……独操选政，科牍盛行，又有说存乎其间。”^②可以说，这一时期是他文学思想形成与成熟期。

第三个时期是崇祯十七年（1644）以后。是年三月十九皇帝自吊，明朝灭亡，引发了吴应箕的思考，写下了《汉光武中兴论》（2篇）、《晋元帝中兴论》、《唐肃宗中兴论》（2篇）、《宋高宗中兴论》6篇史论和《原君》、《原相》、《原将》、《原用兵》、《原乱》等政论，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也直接启发了黄宗羲的《原君》、《原臣》、《置相》等政论的写作。

（二）作为社会活动家的吴应箕

作为社会活动家，吴应箕“喜游通都间”，^③结交天下名士。他除了与文人交往，还与当时的名公巨卿有广泛的交往。复社成立后，吴应箕逐渐成为其领导者。“公卿皆视其臧否而以为荣辱”，^④在当时士林有较大的影响。

首先，与当时的士人有广泛的交往。与上江人士的交往，主要集中于贵池、桐城、宣城人士。有贵池的刘城父子、李源常、罗尚忠、罗季先、王建和父子、孔贞运、郑三俊、程世昌、丁煜兄弟、徐又章等；有桐城的方以智、方仁植（方以智之父）、何芝岳、方文、孙临、钱澄之、周岐、潘江、蒋臣、吴德操、左光斗的四个儿子等；有宣城的万应隆、沈眉生兄弟、麻三衡、梅朗中、刘振、昝质等。而在南京与东南人士以及寓居南京的人士有广泛的交往，如周镳、陈定生一家、顾杲、侯方域、冒襄、张溥、张采、杨维斗、杨龙友、陈子龙、张自烈、陈名夏、罗万藻、陈弘绪、黄道周、黄宗羲、吴易、范景文、钱禧、黄淳耀、梅惠连、韩姬命、余怀、周勒直等。由此可见，吴应箕不仅与一般的文士交往，还与当时有影响力的官员，如孔贞运、郑三俊、何如宠、陈于廷、范景文、钱禧、方震孺、金楚畹、冯元颺等，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其次，他的交往以社团为依托，使他逐渐成为复社的领袖。据洪亮吉《嘉庆

① 见《楼山堂集》卷首。

② 《吴楼山先生遗集序》，见《楼山堂遗文》卷首。

③ 刘城：《吴次尾先生传》，《峰桐文集》卷十，贵池先哲遗书本。

④ （清）徐秉义：《明末忠烈纪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31页。

泾县志》卷十八《人物·文苑·万应隆传》记载，万历四十八年（1620），万应隆与贵池吴应箕、宣城沈寿民、芜湖沈士柱、宣城梅朗中等人组织了上江地区的文会——南社。据朱倓《南应社考》：“南社共十六人，举其姓名者有十二人。”朱倓还说后来南社十六子均入应社。^① 陆世仪《复社纪略》卷一说道：“先是贵池吴次尾应箕与吴门徐君和鸣时合七郡十三子之文为匡社，行世已久。”^② 又据任昉《明代的民间结社》，匡社“为天启初年，贵池吴应箕（次尾）、吴门徐鸣时（君和）所创”。^③ 天启只有七年（1621~1627），由此可知，匡社应成立于1624年以前。匡社成立于应社之前，后合于应社。何宗美认为：“匡社的兴起奠定了南直文社的基本地位。……‘合七郡十三子之文’刊布于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④ 崇祯二年（1629）复社成立，应社并入其中，吴应箕成为复社的骨干。崇祯三年，与同里刘城始举国门广业社，与复社相表里，每逢秋试之期举行社集，三年一期，每次活动均能如期举行，再加上后来有冒襄、陈定生、方以智、杨龙友等复社名人加入，影响不断扩大，成为复社后期主要的社事活动，也主导了复社的活动，是复社的灵魂，吴应箕也因此而成为复社的领袖。崇祯六年以后，复社发展进入了艰难时期，主要原因是温体仁为首辅之时，不择手段地攻讦和打击复社，复社由此介入政治斗争。特别是阉党余孽阮大铖，在安庆组织中江社，在南京组织群社，与复社相颉颃，所以当时不少复社成员以社事为讳。崇祯九年夏，又逢国门广业社举社集，姚瀚“独于忧疑满腹、谗口方张之日，大聚吾徒而盟之”，并复裒诸聚者之文而刻之，吴应箕为此写下《国门广业序》。序曰：“吾党所先者，道也；所急者，谊也；所讲求者，异日之风烈事功；所借以通气类者，此文艺；而假以宣彼我之怀者，此觞聚也。今天子圣明，深以儒效不彰，疑科举士无用。吾党思所以仰副当宁之意，以间执谗慝之口者，则举视此类聚耳，何畏哉！”^⑤ 彰显了无畏的反抗精神，对复社诸子的反抗斗争无疑有激励作用，也为后来的反阮斗争作了思想上的准备。崇祯十一年（1638）夏，吴应箕与顾杲、陈定生商议集合复社诸子噪逐阮大铖，并草拟《留都防乱公揭》，但是当时的吴中之人不愿列名揭中，分歧较大，为统一复社诸生的意见，他还写了《与友人论留都防乱公揭书》。^⑥ 翌年，有140余名复社

① 朱倓：《明季社党研究》，商务印书馆1945年版，第164页。

② 陆世仪：《复社纪略》，见程演生等主编《东林本末》，神州国光社“民国”三十六年三版，第178页。

③ 《文史知识》，1996（9）。

④ 何宗美：《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8页。

⑤ 《国门广业序》，《楼山堂集》卷十七。

⑥ 《与友人论留都防乱公揭书》，《楼山堂集》卷十五。

成员签名的《留都防乱公揭》终于公诸于世，使阮大铖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奄奄气尽”。这在当时不仅是一种壮举，也成为复社史上的光辉一页，有着深远的意义。吴应箕之名也因之而大噪，之后其在复社中的影响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受到时人的尊重。陈维崧说：“秋浦吴先生则主持清议于南中，一时名士……无不云集石城，府君顾盼其间，自大司马范公、司业周公以下，皆虚左引重之。”^①余怀在《峰桐集序》中说：“己亥之际，人物聚于留都……莫不推两先生（注：吴应箕、刘城）为祭酒。”^②《静志居诗话》载：“群彦胥来，大会于吴郡，举凡‘应社’、‘匡社’、‘几社’、‘闻社’、‘南社’、‘则社’、‘席社’，尽合于‘复社’。论其文为国表。虽太仓二张主之，实引次尾、扶九相助。”^③秦瀛（1743～1821）在《复社姓氏录序》中说：“复社者，太仓张天如溥、吴县杨廷枢维斗、贵池吴应箕次尾、吾邑顾子方杲为之魁。”^④吴景贤认为：“二张之中，张溥固为复社之发起人，而张采不过仅为复社所刊的《国表》作过一次序文，并为倡导人物之一罢了，若就实际而言，与社中发生的关系，实仍不如次尾诸人之深切。”^⑤可见，吴应箕是复社的实际领导者之一，其名声、号召力，以及在复社与魏忠贤阉党余孽斗争中磨炼出来的政治敏锐性，即使是有些复社巨子也无法望其项背。

（三）作为复社思想建设者、宣传者和实践者的吴应箕

陆世仪《复社纪略》卷一云：“期与四方多士共兴复古学，将使异日者务为有用，因名曰复社。”^⑥由此可知，“兴复古学”、“务为有用”，乃复社的立社宗旨。复社作为一个文学社团，它主要是通过选文的方式来实现这一宗旨，为此复社共刊行《国表》五集。就吴应箕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吴应箕的孙子吴铭道在《复社姓氏补录》叙略中说得很清楚：“昔复社之兴，大会吴门者数，论次一时之文为《国表》，一集二集，则诸君子共定；而三集至五集，实先公独主其事。”除此之外，吴应箕在自己的著作中还从以下几个方面志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这一宗旨：

第一，从政治思想上看，吴应箕追求“风烈事功”，倡导经世致用。在“风烈”方面，吴应箕倡导忠君爱国，崇尚节义。他一方面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忠实地践履

^① 陈维崧：《湖海楼文集·定生府君行略》，见夏燮《忠节吴次尾先生年谱》附《遗事》，《续修四库全书》第55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91页。

^② 《峰桐文集》卷首，贵池先哲遗书本。

^③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二十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51页。

^④ 吴拯寰等译注：《清文观止》，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406页。

^⑤ 吴景贤：《复社名流吴应箕》，《学风》第六卷第三期（1936年），第16页。

^⑥ 陆世仪：《复社纪略》，见程演生等主编《东林本末》，神州国光社“民国”三十六年三版，第181页。

这一追求,另一方面为忠烈立传,如《杨涟传》、《左光斗传》、《陈中湛传》、《熹朝忠节死臣列传》等,还写了大量的诗篇和书序来弘扬名节道义。甲申六月还写下了《公讨从贼逆臣檄》痛斥从贼逆臣“负朝廷,羞先圣,耻辱儒生”的行径,激发士人以死抗贼的忠心。在“事功”方面,因未科举入仕,只能著书立言。吴应箕对政治有着广泛而深入的思考,一方面对当时存在的种种弊端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如《偶记》对杨嗣昌诵经驱蝗进行了批评:“据此则杨直一痴骇不明理之人如此,而尚望其杀贼成功乎?一时郡县遂相率欺谩,又何怪杨之诞罔也。疏中且有蝗死,贼岂复活之言,直令人读而掩口耳。”^①《诵经行》云:“受戒尝为聚众资,焚香偏使愚人惑。或言动火当尽烧,或称再降有弥勒。胜国昔年起无为,岂知后来兆鼎革。近日山东来白莲,扫阴大费师武力。乃知作贼多诵经,未闻诵经可杀贼。……不言兵法言佛法……此举岂不堕军实。若使贼闻必大笑,空王何处行诛殛。”^②更是对佛教的危害与虚妄进行了深刻的痛斥。另一方面针对现实政治中存在的重大问题,写下了大量的策论与政论,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法,如《募立社仓议》、《江南汰胥役议》、《与徐令公论流贼防守书》、《再与徐令公论流贼防守书》等。正如张宪博所说:“吴应箕对政治体制的思考及其大胆批判,对日后启蒙思潮的形成具有积极的推动意义。”^③

第二,从学术思想上看,吴应箕倡导“廿一史者,六经之梯也,虽未能由源及流,而溯流以穷源,此或亦读书之法”的治学路径,是当时实学思潮在学术方法上的落实。黄宗羲随后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学必源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元元本本,可据可依。”^④吴应箕正是循此之路,肆力于史,并由史通经而求经世致用的,不同于那些不通世务而高言经世的文人,有实际的治世之才。正是如此,刘城在《上池州郡守石公举吴次尾以自代书》中力荐吴次尾代他入朝时赞曰:“谋君国之事,剖析利弊之由,画地指天,丝连绳贯。……钱谷刑名、簿书期会之事,触之直迎刃而解尔。”^⑤他所写的洋洋洒洒的五十九篇史论和五篇史辩,其立论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其史学成就在复社诸子中是非常突出的。陈维崧在《钱础日史论序》中对他的老师的史学成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先是贵池吴先生、太仓张先生俱有史论。吴先生意气雄伟,倜傥非常,所

① 沈寿民:《闲道录》卷十二,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5册,齐鲁书社1995年版,第655页。

② 《诵经行》,《楼山堂集》卷二十三。

③ 张宪博:《吴应箕实政思想略论》,《安徽史学》,2007(1)。

④ 全祖望:《甬上证人书院记》,《鲒埼亭集外编》卷十六,四部丛刊初编本。

⑤ 刘城:《峰桐文集》卷六,贵池先哲遗书本。

著楼山堂史论，高文老识，成一家言，有极笔之叹矣。”^①

第三，从文学思想上看，吴应箕强调文学“裨益治教”、“资于劝惩”的政治功能，摒弃了门户之见，在复古通变的文学史观的基础上，有效地整合了以往的文学思想资源，与钱谦益、陈子龙、吴伟业等复社诸子一样，提出了“性情”、“学问”与“世”（或时事）相结合的文学创作论，但他又有着自己的富有个性的理论阐释，丰富和深化了复社的性情诗学和经世诗学。特别是他融通古今文之长，建立了“理体”说的理论框架，在文学理论史上有着独特的理论价值和深远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文学思想也是对复社立社宗旨的具体化，或者说是对复社立社宗旨的个性化的理论阐释。

癸酉（1633），吴应箕“苦屡试不第，因浩然有间庐著书之志”，^②发扬复社思想。他的社会交往广泛，又操持选政，“公卿皆视其臧否而以为荣辱”，这为他的思想的传播带来了许多便利。其实，他忠实地实践复社思想所体现出来的人格精神对其思想的传播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如阮大铖被福王政权起用后，对复社进行报复，便先拿周镳和雷縗祚开刀，吴应箕闻二人下狱，冒着生命危险入狱探视，并设法营救，这在当时被传为美谈，使他也愈益受到时人的尊重。这既是对复社思想的具体贯彻执行，也是对复社思想的有力张扬和宣传。

（四）作为抗清英雄的吴应箕

顺治二年（1645）五月，扬州失守，史可法殉节，弘光帝出逃，南明灭亡。忠义者纷纷举起义旗。吴应箕说：“吾有以自见矣。署谢诗于壁曰：‘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③在《与刘舆父札》中又说：“仆生平怀抱不得一吐，今破家举事，始副本怀。”^④于是率义儿门徒，纠合拳勇与其曹，举起义旗，攻郡城不克，同事者逃遁，然而吴应箕独招募士兵，训练兵勇，接连收复建德、东流县，名声甚著。当时歙州金声首倡义兵以勤王，擢都御史，吴应箕与之相呼应，奉唐王正朔，署池州推官，监纪军事。后因寡不敌众，兵败被擒，“妻烈投崖，幼女弃路”，^⑤吴应箕也不屈而死。刘城云：“诔称署池州府推官，监纪军事，从公志也。曷从乎志？公不倡义即不受此署，不受此署即不死。其死也以其署军事也，其署军事以其义也。志乎义，卒乎死，故曰从公志。”^⑥吴应箕死后，刘城、陈定生、侯方域、冒襄、张岱、查

^① 陈维崧：《湖海楼文集》，见《忠节吴次尾先生年谱》附《遗事》，第493页。

^② 《暂园记》，《楼山堂集》卷十八。

^③ 刘城：《吴次尾先生传》，《峰桐文集》卷十，贵池先哲遗书本。

^④ 《与刘舆父札》，《楼山堂遗文》卷六。

^⑤ 《又与族众札（乙酉十月十五日）》，《楼山堂遗文》卷六。

^⑥ 刘城：《署池州府推官监纪军事吴公诔》，《峰桐文集》卷十，贵池先哲遗书本。